

《陕西楞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陕西楞娃》

13位ISBN编号：9787806809068

10位ISBN编号：7806809066

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太白文艺

作者：杨玉坤

页数：7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陕西楞娃》

前言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 满船明月载归客。一艘远洋大船在琥珀粼粼的大海中航行，天地万物都沉浸在银色的蒙蒙光雨之中。大船的甲板上站着一个英俊挺拔的青年人，伟岸身躯，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持文明博士棍，其儒雅很有种绅士风度。他手扶栏杆，多情的海风撩起他的衣角，翩翩起舞。他凝神望着东方，脑子里映现出铺天盖地的茫茫黄色——那风是黄的，土是黄的，山是黄的，水是黄的，那像金子般的黄土文化，深深沉淀在他澎湃的血液里…… 黄土明月梦里寻，万里求学到欧国。借得大海一瓢水，甘霖十万润乾坤。啊，东方——太阳升起和喷吐火焰的地方！这首洋溢着爱国爱民烈火般的诗情，曾点燃一位妙龄西洋小姐的情窦理想，从而萌生了对这个东方人的初衷。他两次赴德国留学，毕业于柏林大学。当金钱和美女向他招手时，他归心似箭，毅然要回到那乡愁万般的地方——土房、土墙、土炕、土窝窝、土窑窑、土坎坎的家乡，那种十指连心的情结啊！他一身西式洋装，但灵魂是用金子般的黄土塑造的。他的根深深扎在文化积淀深厚的祖先的黄土里，与这儿的风土人情、思想智慧、五谷杂粮、面条野菜、遗传基因、人生价值、农民说话的M形腔调连在一起，与泥土的气味、人身上的气味、村庄的气味连在一起…… 啊，那八百里秦川微风吹掠、天光云影掩映下的浩荡麦田，那哺育周秦汉唐文化的母亲河——渭河两岸一缕缕发自野花的幽香，那流淌着神话故事的泾河的一滴鸣溅溪涧的清露，那美神仙姬居住的洛河岸上一朵猩红绽露凌晨吐放的春花，那高山仰止司马祠苍松翠柏间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千古一帝始皇陵“扫六合”的雄风，那乾陵女皇向天问鼎高大的无字碑，那杨贵妃香冢上一片扑簌坠落的红叶，那天下黄河一壶收吼声如雷、气震天宇的壶口瀑布，那翠绿翳日姜子牙钓鱼台“宁肯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风范精神，那每当清明时节，在纷纷细雨中湿淋淋的古柏汉槐掩映下炎、黄陵墓前，遥相飘荡悠悠升天的绵绵香火，那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哟…… 明月满空天水净。在这博大的宇宙中，他望着蓝墨水一样深邃的大海，童年的往事，一件件钩沉，一桩桩浮现在青年人眼前……

《陕西楞娃》

内容概要

《陕西楞娃(套装上下册)》以水利泰斗李仪祉和爱国名将杨虎城将军珠联璧合的治水功绩为主线，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后近百年发生在黄土地上的感人故事。作者在精心构思故事情节的同时，用万花筒的创作手法反映出黄土地原生态的风土人情和人生百态。

《陕西楞娃》

作者简介

杨玉坤，1937年出生。资深记者、学者、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原陕两作协理事，原陕西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记者，书法家、，陕西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西北政法大学法制新闻系兼职教授，陕两戏曲研究院艺术顾问，陕西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等。著有《洛水三千》《月是故乡明》《墨池寻梦》等文集，有三十多篇新闻、文学、书法作品获奖。80万言的长篇小说《陕西楞娃》是毕生耕耘、大器晚成的扛鼎之作。

《陕西楞娃》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 金娃娃， 银娃娃， 不如我这泥娃娃。 ——这如梦如醒、亦幻亦真的歌儿呀，他脑海里反复映现出关中农村这首摇篮曲，那是圣洁的东方女神在俯首吟唱，并用她那伟大而轻柔的手指，在他肉肉的小屁股上敲击最美的琴键。在她阳光雨露和乳腥味极浓的怀抱中，像鸟雀嘴对嘴吃着嚼碎的浸着母体酶液的食物，慢慢进入梦乡，口里流着甜甜的涎水…… 土，铺天盖地的土——村头的石碾上、村腰的石槽上、院子的捶布石上、大门两边的石门墩上、禾苗上、树叶上，落着厚厚的一层，像香炉的灰粉。人像是从土里扒出来的文物。穿着土靛蓝衣服的勤快女人，两个屁股蛋沾着土末，像涂着飞天腾空的云朵；憨厚、邋遢的男人，脊背背了个土块画的大王八，是庄稼人没大没小，逗乐子的耍儿。在村道玩耍的小孩，还有蹲在门口的小猫小狗，仿佛是用泥土捏的。

生长在黄土高原的孩子，除了少数骡马成群、金玉成堆的富家外，哪个不是土里生、泥里长？农家少闲月，庄稼人一年四季忙得鬼吹火。孩子长到四五个月，便像小狗小猫在地上爬滚，拉屎拉尿。夏季，无论男孩女孩，都是光屁股穿条红裹兜。擦屁股用的是胡基疙瘩，或让孩子坐在地上，大人抓住腿一拉，略大的孩子拉完自己往前一挪一挪。孩子拉到了炕上，母亲扯着高八度的嗓子，叫来大黄狗。狗扑进门，霍地跳上炕，呼哧呼哧喘气，伸着颤悠悠的舌头，舔孩子撅起的屁股。母亲咬着牙：‘啧啧啧’，这是人与狗磨合的语言--狗懂得，”反反复复舔，比擦得还干净呢。几十年过去了，母亲那“啧啧啧”的声音，还像歌儿在耳畔缠绕。孩子穿着母亲手织的毛袜、线袜，在屋里屋外爬。膝盖磨烂了，母亲给补上，烂了补，补了烂，补丁擦补丁，一就这样“三翻、六坐、七妈咪、九爬扑，十个月上拔萝卜”，绊绊磕磕，伤伤病病，硬是“从猿到人”，学会了“打能能”，以至直立行走。

到了四五岁，特别是男孩，懂得像个“胡敬德（花脸）”。大人手头紧，谁给孩子买玩具？孩子懂事，也不要，树下拾个干柴棒棒，就是大刀、长矛，手里挥舞着，一路疯跑，打地上的草，打柳树垂吊下来的穗子，打下雨积聚的水壕壕，见啥打啥，像个小堂吉诃德，冲锋陷阵，如入无人之境。身下穿着开裆裤，风里雨里，泥里水里，下边吊个像茶壶嘴的牛，上边吊着两窟窿鼻涕，牛牛上沾着黄土，鼻涕上沾着黄土，母亲非但不嫌脏，还说什么“鼻多气壮”。有的女孩比男孩更疯，动不动就爬树，骑在树枝上“压儿卧”，整个树在摇动，她像坐在绿云里荡漾。那些金玉包裹的孩子，像个病秧子，三天两头发烧着凉，而这些风里雨里摔打的孩子却气壮如牛，像个小壮丁。谚云：“不怕娃不安，就怕娃不翻。”摔跤、碰头、摔跟头，好像吃咸豆儿，脸上、身上经常是青一块红一块，但越摔越硬邦，像用锤子锻铁。喝凉水、吃发霉的馍，不害肚子疼，说什么“不干不净，吃到肚里没病”。那种“百无禁忌”的顽强生命啊！手弄烂了，抓把面面土往淌血处一抹一口里念道：“面面土，贴膏药，不到三天就好了。”乐得母亲抱在怀里，一头栽下去，用嘴唇点瓜点豆--从额头、脸蛋、嘴巴，挨次吻到肚脐，并一头栽下去顶牛，嘴里念道：“顶牛，一下顶到北头，北头一个黑老婆，不是大姨是外婆。”逗得孩子像呱呱鸡儿愣个儿笑--母亲心里未唱出的诗歌，在她怀里孩子的笑声中补充唱了出来…… 黄土高原，十年九旱，村道和大路上车碾人踏，有时塘土竟有几尺厚。一群光屁股孩子坐在热烘烘的塘土窝里，像坐在夏天的河水中，那土细得像面粉，脚一踏一“咄咄”，顿时激起黄粉浪花来，像水一样溅人一脸一身。有时，孩子们打起土仗来，尘土飞扬，那简直是黄帝大战蚩尤的战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个个弄成了出土文物，只有两个滴溜乱转的黑豆豆眼，才能辨认出是活物。 ……

《陕西楞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